



1912

张晨怡 著

帝国的终结

1912年，旧王朝的背影正在缓缓远去，
一个新的共和国正在大步走来。

中华书局

1912

帝国的终结

张晨怡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2：帝国的终结 / 张晨怡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0.6

ISBN 978 - 7 - 101 - 07241 - 9

I .1… II.张 … III.中国 - 近代史 - 研究 - 1912
IV. K25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18081 号

-
- 书 名** 1912：帝国的终结
著 者 张晨怡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½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41 - 9
定 价 22.00 元
-

引子

公元1912年，论干支为壬子，属鼠。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平淡的年份。这一年的4月14日，在遥远的西方，在纽芬兰附近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一条名叫“泰坦尼克”号的英国巨轮和冰山相撞。随即，这个号称“不沉之舟”的超豪华巨轮在两个半小时后从海面上消失，一千五百多名乘客遇难。三个多月后，在东方，日本明治天皇于7月30日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公元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诞生。1月2日，中华民国通电宣布改用阳历。1912年，也就成为中华民国元年。

巨变就此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1912年的巨变自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是历史长河的一次转折，更是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结果之一。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七十二年间，赤县神州，沧海桑田，几代人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知与旧影，传承与反叛，都在这一年得到了最有力的展现。而沉浮其间的，却是一个个独特而丰富的身影，他们的矛盾与反复，激进与徘徊，痛苦与快乐，希望与绝望，不仅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对置身其中的个体的复杂呈现，更是形形色色的个体对历史与命运的不尽诉说。也因此，对这一年的书写与回眸，就有了耐人寻味的意义。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袁世凯：新旧之间的枭雄	
一 意外的胜利	1
二 养虎为患的新军	4
三 东山再起	12
四 议和背后的较量	20
五 窃国	24
六 尾声	37
第二章 溥仪：逆流与幻灭	
一 退位	40
二 不祥之兆	45
三 巨轮的沉没	50
四 复辟的梦想	60
五 尾声	67
第三章 章太炎：“章疯子”不疯	
一 “疯癫”的革命先驱	71
二 排满与共和	73
三 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	81
四 走向分裂	86

五	幽禁	91
六	尾声	96
第四章	张謇:被争议的立宪派领袖	
一	武汉江边的烽火	99
二	矛盾的立宪派	103
三	潜流	111
四	秩序的崩溃	118
五	尾声	125
第五章	秋瑾:壮志未酬的革命女侠	
一	轩亭口	126
二	光复会	130
三	秋风秋雨愁煞人	138
四	孤独的启蒙者	145
五	暗色	150
六	刀与剑	153
七	尾声	157
第六章	王国维:孤独的文化守成者	
一	殉清?	160
二	可信与可爱	164
三	东渡后的转向	172
四	辫子	181
五	尾声	186
结语		189
参考书目		191

一 意外的胜利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灰飞烟灭。不过，历史总是充满幽默，引发这次巨变的导火索，却是远在紫禁城千里之外，王朝敌人们的一次偶然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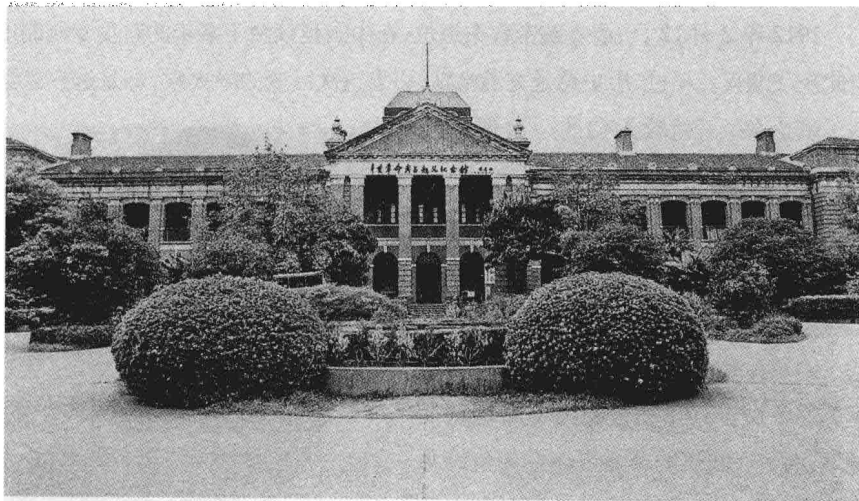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不慎发生爆炸，起义计划因此意外暴露。其时，武汉的革命运动正处于低谷。隐藏在新军里的革命士兵正在被源源不断地调往异地；而留在武汉的革命者还在为何时举事犹豫和争论不休；两名革命领袖黄兴和宋教仁，一个在香港，一个在上海，都对在武汉发难能否立即成功持悲观态度；而另一名革命领袖孙中山，此刻正在遥远的美国为宣传革命旅行，对国内革命者的计划



孙武

和争论一无所知。

不过,局势瞬息万变,意外的变故让所有的犹豫和争论都无法继续。武汉的革命党人获悉,来自汉口的炸药爆炸声已经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官兵们正在闻讯赶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惊慌和不知所措之后,革命者们决定出击。但是,这个决定的下达似乎已经为时过晚,许多身份突然暴露却毫无思想准备的革命者,要么已经逃散,要么已经被捕。终于,在10月10日下午,有一小批革命士兵匆忙地集结起来,然后不顾一切地进行坚决反击。这次绝地反击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胜利,最终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起义者杀死了军官,奔向附近最大的武器库。驻守武器库的是同营的另外一支连队,因为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向往,这支连队的士兵临阵倒戈,纷纷加入到起义的队伍。起义队伍很快扩张到四千多人,在经过重新集结之后,起义者把枪口对准了总督府。战斗在秋风凛冽的雨夜进行。到次日清晨,效忠朝廷的官兵已经被击败,革命者在一天之内即占领了武昌,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湖北军政府旧址

当天下午,起义者成立湖北军政府,宣布立即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采用新的历法;同时,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记载下来。武昌的枪声

很快在华夏大地传播开来，响应者风起云涌。四个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被迫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正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1912年的巨变看起来充满偶然，但揭开时代表象，呈现历史走向的社会征兆却清晰可见。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当时的社会已经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预言着清朝灭亡。譬如，在陕西，民间一直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田不纳粮”的说法。而在湖北，人们也争相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具有谶语性质的民谣。

实际上，早在1912年的前一年，也就是1911年，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走到尽头。这一年的春天，同盟会在广州策划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起义。由黄兴领导的革命志士臂缠白巾，脚穿黑色树胶鞋，手持枪械和炸弹进攻两广总督府。虽然这次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让清统治者着实惊出一身冷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年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策划，清政府下达了将铁路收归国有的上谕，随后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协议，以出让铁路主权的方式获得借款。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并因此在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掀起了规模浩大的保路运动。由于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保路运动最终激化成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如果说这还不足以动摇风雨飘摇的清政府足下的最后一块基石，那么，随后在武昌爆发的革命党人起义则无疑构成了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震恐。10月12日，以陆军大臣荫昌等人为首的满族亲贵受命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

同时，武昌起义在各地也引爆了巨大的革命能量。在随后的短短一个多月内，全国有十四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形势空前高涨。1911年，在清为宣统三年，论干支为辛亥年，这一年的革命运动，也就被称为辛亥革命。

四面楚歌的清统治者此刻已经无力自保，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荫昌带领的北洋军身上。但是，这些掌握军事大权的满族亲贵们并不擅长带兵和作战之道。以陆军大臣荫昌为例，他虽然曾经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在德国学习军事，但是也只

限于纸上谈兵。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与其把荫昌看作军事专家，倒不如称其为外交家。而负责陆军工作的载涛在被朝廷询问手下陆军的兵力情况时，竟然干脆回答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

另外，北洋军的将领多是原来的直隶总督兼练兵大臣袁世凯的旧部，两个主要的军统冯国璋和段祺瑞更是袁世凯的心腹部下。此时，袁世凯尽管已经在野三年，却仍然是遥控北洋军的幕后主宰。据说，冯国璋在赶赴湖北军事前线之前，特意绕道河南彰德城，向袁世凯当面请示机宜，结果袁世凯向他传授了“慢慢走，等着瞧”的六字要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洋军在关键的时候每每按兵不动。而荫昌虽然与北洋军有密切联系，仍然指挥不灵，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朝廷发牢骚：“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头打呀，还是用脚踢呀？”此种情况，使清政府心急如焚。在这种局势下，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以挽救清廷危局。奕劻甚至认为，此种非常局面，自己绝对不能承当；袁世凯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而一边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一边宣布“严守中立”的帝国列强，也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袁世凯出面扭转局面。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甚至公开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多次会见摄政王载洋，表示希望起用袁世凯，并告诫清政府，不是任命袁世凯做一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清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袁世凯，似乎成了清政府挽救危机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养虎为患的新军

巨变前夕，四面八方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袁世凯，这个早在三年前就已经远离朝廷的在野老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政治魅力呢？这自然要从头说起，从袁世凯非同寻常的经历说起。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传说袁世凯出生时，他的父亲袁保中曾经梦见一只大蛤蟆爬到身上。而后来的袁世凯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迈正八字步，每逢阴天下雨都

爱张口嘘气——大概是有些哮喘的毛病，在生理特征上的确有点像蛙。因此，民间传说袁世凯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

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是个秀才，生子六人，袁世凯排行第四。袁世凯出生时，正值袁家在镇压地方起义的过程中打了个小胜仗，故为其取名世凯。7岁的时候，袁世凯被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子。自此他就跟随养父袁保庆及养母牛氏生活。袁保庆宦途一帆风顺，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随父在任的袁世凯，也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中渐渐成长起来。袁保庆殷切盼望袁世凯将来能通过科举取第，光宗耀祖，因而特地为其聘请了两位有名望的老师。但是，和读书相比，袁世凯却更喜欢剧烈的运动。据说，他热衷拳术，酷爱骑马，特别爱骑桀骜



袁世凯

不驯的烈马，并能挥洒自如地控制驰骋。不过，这样的日子对于袁世凯来说并不长久。在他14岁的时候，袁保庆突然死于任所，袁世凯也只好告别阔少生活，和母亲一起回到了老家。不久，噩耗再度袭来，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于项城故宅。养父和生父相继离世，袁世凯只好和母亲相依为命。

亲人相继去世，让袁世凯惊讶地发现了自己家族短寿的传统。在袁家祖上，袁甲三算是高寿，也只活了57岁。他的后辈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则分别只活了52岁、48岁和44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而袁家的其他先辈，也都寿命不长，鲜有活过60岁的。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成为袁世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多少造成了他的迷信。后来袁世凯做总统时，已经五十多岁，他就非常担心自己已经来日无多了。看到父亲对生命迷信的恐惧，袁世凯的长子、非常渴望成为皇太子的袁克定，就乘机向父亲灌输新的迷信。他告诉父亲，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够以

“万岁”的龙体突破他们袁氏家族的短寿传统。袁世凯后来决心称帝，逆流而动，应该说多少还是受到了这个迷信的影响。

袁世凯 15 岁的时候，被在京城任翰林的堂叔袁保恒接到北京，交由另一堂叔袁保龄管教。袁保龄为袁世凯聘请了三个老师，一个教写诗，一个教写字，另一个教写八股文。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袁世凯刻苦读书，希望能够像他的先辈一样，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是几次乡试下来，袁世凯名落孙山。气愤之余，袁世凯对科举心灰意冷，无心再在八股文上猎取功名。1881 年，22 岁的袁世凯毅然离开家乡，去山东登州投奔养父袁保庆的密友、庆军首领吴长庆，从此投笔从戎。

1882 年，朝鲜发生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六营庆军前往援助。袁世凯当时的



袁世凯戎装照

职务是营务处会办，负责军需供应、勘定行军路线等。虽然初出茅庐，青春年少的袁世凯在处理军事方面的才能却惊人的老到。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当吴长庆的军队乘船抵达朝鲜马山浦的时候，一个营官借口说多数士兵晕船，请稍缓登陆，吴长庆立即将此人撤职，命袁世凯代理，结果部队在两小时内就完成了登陆行动，显示了袁世凯卓越的军事才能。

时势造英雄。1884 年，李鸿章奏请朝廷让吴长庆率三营兵马回国，其余三营仍留驻朝鲜。袁世凯被留任总理营务处并办理朝鲜防务。如此一来，25 岁的袁世凯实际上成了驻朝鲜清军的最高统帅，而此时，留给他表演的历史舞台已经搭好。

1885 年秋，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加三品衔。此刻的袁世凯，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

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不过,此后的袁世凯在朝鲜并没有再造辉煌的军功与业绩。随后,朝鲜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决定出兵干预,而虎视眈眈的日本也立即同时出兵寻衅。但是,这一次清军的战事却非常不顺利。袁世凯的部队接连败退,最终黯然退回国内。

袁世凯一生的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虽然最终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毕生事业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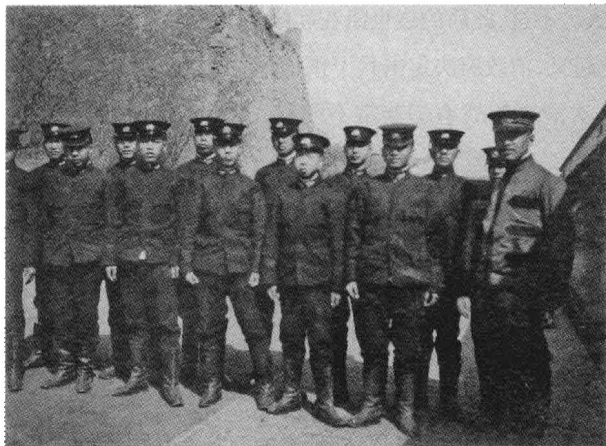
在清朝,自从1673年“三藩之乱”发生以后,朝廷就对军队控制甚严。绿营之中,将不专兵;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样,就逐渐形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传统虽然杜绝了像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引起的祸患,却导致了国家缺少专业的军事统帅。所以鸦片战争爆发后,领军去和英国军队打仗的不是职业军人,而是出身翰林的林则徐。而所带的军队,配备的武器包括重达千斤的土炮,以及大刀、长矛、鸟枪、强弓硬弩等。用这些笨重的武器配备起来的清朝军队,在现代化的外国军队面前不免一触即溃。

其后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楚军”、“淮军”等,也都是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文人出身的统帅带领。而“湘军”、“楚军”、“淮军”等,虽然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功赫赫,也多少采用了一些新式武器,开始了中国兵制的重大变革,但是从根本上说仍不足以称为新式军队。

甲午战争期间,旧式军队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清政府进一步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因此,清政府深切地感到应当马上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军队。1895年初,清政府派胡燏棻到距离天津七十里的小站练兵,这支由胡燏棻训练的新军名为“定武军”,并聘请德国人汉纳根作为教官。但是,文人出身的胡燏棻虽然有些新思想,却没有训练新军和与外国人共事的经验,数月便自觉吃力,挂冠而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清政府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情况紧急之下,李鸿章不禁想起了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实际上是大材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其知兵之名,自然闻于朝野,特别是为朝廷重臣李鸿章所欣赏。这次练兵需人,小站求才,也就非他莫属了。于是李鸿章联合兵部尚书荣禄等人向朝廷推



新军官兵

荐,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并先就定武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以为根本,另外加步队二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共足七千人之数。于是,1895年底,袁世凯便以浙江温处道的头衔在小站接管

定武军,并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在原有四千余人的基础上扩充为七千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其教练的学员中,著名的就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后来都成为“北洋系”的核心人物。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在南方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这就是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的自强军。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曾几何时,这两支仿效德国军队建设的新军被清朝皇室寄予厚望,以为是保护清廷的铜墙铁壁。但是未曾意料到的是,当1912年前后风云再起,它们中的一支,却被证明并非是组建者们忠实的守护者,反而恰恰是他们的掘墓人,因为武昌起义正是由湖北新军而起;而另外一支,不仅在1912年之前成为清朝皇室长期忌惮的心腹之患,而且成为之后北洋势力和军阀割据扰乱中国的根源。

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于张之洞来说,从社会上招募大量有知识、有思想的年轻人来报效国家,是他建立湖北新军的初衷。不过,在甄别革命分子和严整军队纪律方面,儒臣张之洞显然没有他的同僚——行伍出身的袁世凯——那样内行,这就难怪湖北新军很快就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温床。早在1906年,就有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警告,说同盟会在武汉新军中活动频繁,甚至用革命歌曲和白话文来煽动士兵。

张之洞终其一生对清朝忠心耿耿,而他建立湖北新军的动机也分明是为了清

朝的强大。因此,或者也有文人办兵的原因,张之洞始终认为自己组建的军队应该是维护社会太平的天下之公器,而不应成为某个个人的私家势力。这也导致了湖北新军内部并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首领,以至于在1911年10月10日晚那个历史性的时刻,率领革命士兵首先发难,打响了起义第一枪的新军后队正目熊秉坤的军职,仅仅相当于一个班长;而后来替代他担任总指挥,部署向总督府发起进攻的左队队长吴兆麟,也不过是一个连级军官;甚至在胜利后,起义者希望能够有一个他们认为最有威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都督,找到的也只是陆军第21混成协统领(旅级)黎元洪。

同一心为朝廷的张之洞相比,袁世凯在组建新军的时候,心思则复杂许多。一方面,练兵小站,是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开始。袁世凯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正式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袁世凯精明强干,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但是自从投效军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一直都能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野外演习,他都跟着观看。对新军中的各方人员,袁世凯也都能驾驭有方,知人善任。他请自己的结拜兄弟、翰林徐世昌屈尊作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又重用段祺瑞等留德学生,配合德国的汉纳根教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其中,段祺瑞和冯国璋、王士珍一起被称为“北洋三杰”,成为袁世凯建练新军的三根支柱。袁世凯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据说,某夜,袁世凯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他立即以佩刀将其就地正法,全营为之肃然。在袁世凯的管理下,新军军令如山,纪律严明,成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

另一方面,心比天高的袁世凯也无疑把组建的新军当作自己发家的政治资本。因此,他希望在新军里培养“兵为将有”的观念,把军队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当然,官宦出身、又颇知晓人情练达之理的袁世凯也明白要收买人心,必须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道理。因此,除了对军队进行严格管理之外,袁世凯还常对部下施以小恩小惠,如发饷银时亲自监督,严禁官员克扣等等,来换取士兵的忠心。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袁世凯笼络人心的手段。有一个叫阮忠枢的部下,在天津某妓院认识一名叫小玉的妓女,欲纳为妾。阮忠枢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以有碍于军誉为名,没有允许,阮忠枢只得作罢。事过之后,袁世凯却

悄悄派人将小玉从妓院里赎出，并购置了房产和各种设施，送给阮忠枢。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凡事尽心尽力。1911年的深秋，正是这位阮忠枢，手持诏书，匆忙来到洹上，劝说他的老上司袁世凯应命出山。而袁世凯和阮忠枢自此成为莫逆，乃至袁世凯在发迹以后，对外宣扬说：“袁就是阮，阮就是袁。”

由此可见，袁世凯这一套恩威并用的策略非常成功。北洋新军素来“只知道有袁官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这也成为后来袁世凯在1912年前后的巨变中东山再起和举足轻重的政治本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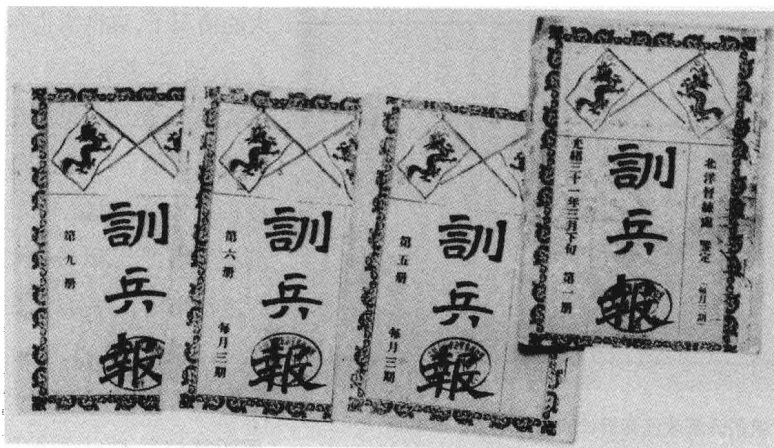
练兵小站也引起清政府中一些守旧人物的抨击，甚至有人上书弹劾袁世凯，说他练兵浪费国帑。因此，清政府派荣禄到小站详细检阅，同时考察训练情形。其时的荣禄，已经是李鸿章失势后，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一身而兼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手握重兵，权倾一时。据说，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禄也对袁世凯心存猜测，便有心找个借口，杀掉袁世凯。但是当荣禄亲至小站检阅，寻找不满的借口时，却被面前这支军容整齐、器械鲜明的新式部队所震撼。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对袁世凯不但没有加害，反而大加赞赏，认为他是个练兵的奇才，且欲引为自己的心腹。

这个时候，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一共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其一是京畿戍卫系统，为保卫皇宫安全的禁卫军，其二就是由荣禄掌握的北洋国防军系统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禄自将精锐的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世凯的右军实力最强，其声威远播，朝野为之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袁世凯就这样从一个练兵的小官员，成为大清帝国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为他以后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乱世枭雄提供了可能。

练兵小站，还为袁世凯赢得了“不仅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之才”的声望，受到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以及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和李鸿章的交口称赞。在这些要人中，有思想维新的，也有思想保守的，他们都视袁世凯为自己可以凭借的对象。从此，袁世凯声名鹊起，成为各方面权力和势力争夺的中心，也成为以后中国政坛活跃的人物。

而在1898年，袁世凯因为出卖了维新派，告密有功，进一步走上了飞黄腾达的捷径。

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成为他步入晚清政坛权力顶峰的起点。



北洋陆军的《训兵报》

1902年，清廷任命袁世凯兼任练兵大臣，负责编练新军事宜。袁世凯乘机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即北洋军。1905年，编成北洋军六镇，共六万余人。除第一镇由满族人、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外，其余五镇的统制（相当于师长）都是袁世凯的嫡系亲信，统领（旅长）、统带（团长）则都是小站练兵时的旧班底。这样，北洋派系军人自成一个体系，其他势力根本插不进去。通过增练新军，再加上在政界网罗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初出卖维新派的坏名声，但更可能的是在内心仍然赞同“新政”，在权倾一时之际，袁世凯开始大力支持改革。在袁世凯等人的建议下，清政府谕令从1906年丙午科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这样，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从而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同时，直隶近代工商业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曾和袁世凯有过长时间的龃龉，但在参观了南洋劝业会上的直隶馆后，也不禁对袁世凯的才调佩服不已。

袁世凯在直隶推行的各种新政措施，使直隶工商业发展迅速，为全国所瞩目。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工商业者都把袁世凯视为自己的保护者。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能够东山再起，固然得力于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也和他这一时期在实业界中的